

“襄河乡土小说”系列

襄水魂

XIANGSHUI HUN

李华阳◎著

时代出版
APCTIM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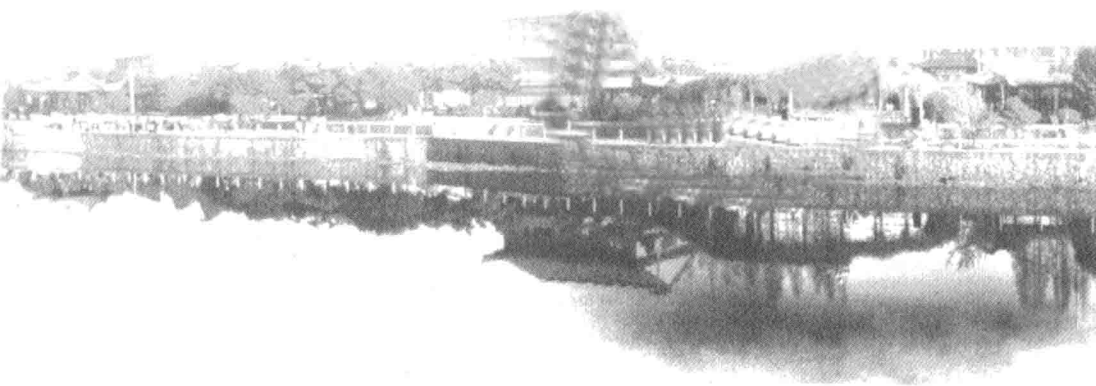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“襄河乡土小说”系列

襄水魂

XIANGSHUI HUN

李华阳◎著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裹水魂 / 李华阳 著.—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1

ISBN 978-7-5396-3954-3

I. ①裹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
I22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46434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摄影:贾 绘

责任编辑:刘姗姗

装帧设计:马小娅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刷:安徽长江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(0550) 5182929

开 本:650×960 1/16 印张:17 字数:340 千字

版 本: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6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子时	1
丑时	25
寅时	40
卯时	53
辰时	67
巳时	98
午时	130
未时	151
申时	182
酉时	210
戌时	233
亥时	257
后记	264

子 时

午夜子时。

袁良柱拎着背包,拖着沉重的步伐,走到看守所大门时,警卫室墙上的电子钟正指到十一点。他刚跨出大门,身后的铁门咣当一声响,他的心被重重撞了一下,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,感慨万千。他做梦都没想到,自己辛辛苦苦工作、勤勤恳恳干事,却在人生拐弯处,没留神重重地摔了一跤,这一跤摔得不轻,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。

小城人喜欢调侃,说不会干事的男人是雷殒;干不好事的男人是雷堆;能干好事的男人是雷刚,因为这样的男人,都具有阳刚之气。人们都夸袁良柱,说他不但具有阳刚之气,能创业当主角,还具有阴柔之美,还能守业当配角。

袁良柱所在的星光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社会上铁匠、木匠、铜匠、翻砂匠组建而成,挂着星光机具厂的厂牌建厂的。开始,生产普通车床、牛头刨床、木工机械、建筑机械。那时期工业大跃进,需要工作母机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皇帝的女儿不愁

嫁,产品生产出来,由上面统一调拨。到了七十年代初,各地大办五小工业,厂里又红火一阵。当时机具厂的产品在社会上特别抢手,客户需要什么机床,往往提前半年订货。工厂发展了,经老厂长推荐,袁良柱被提拔为副厂长,主管星光厂的生产。星光厂红火了几年,“文革”结束,国家经济转型,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,星光厂一下子陷入困境。产品靠自己推销,求爹爹、拜奶奶,烧香买、磕头卖。星光厂生产年年滑坡,惨淡经营,每况愈下,厂里债台高筑,老厂长每天忙着应付各式各样的讨债人。

这年冬天,眼看快过年了,老厂长为躲避讨债人,不敢轻易上班。这天早上,厂里有急事处理,他刚到厂门口,就被人拖进一辆面包车里,拖老厂长的人告诉门卫,星光厂欠他们的债,什么时候还债,什么时候放人。面包车载着老厂长,“吱”的一声开走了。

袁良柱刚进厂,门卫就把这事告诉了他。听说老厂长被债主劫持走了,他心头一惊,十万火急,救人要紧。袁良柱问清情况,知道劫持车是一辆黄色天津大发面包车,这种车档次低、车速慢,上不了高速公路,他心里有底了。

袁良柱向 110 报案后,自己就带几个人,骑着摩托车,追到城东三岔路口。老远,他们就看到一辆黄色天津大发面包车停在路边。袁良柱急忙赶上去,朝车里一看,老厂长被劫持,一惊一吓,中风瘫倒在车内。

开车的司机是个高个头,人长得很帅,袁良柱认识他,他叫宋金宝。几年前宋金宝因偷窃扒拿被判刑,在公审大会上登台亮相,给袁良柱的印象很深。

宋金宝对袁良柱说,自己是开出租车的,有人花钱雇他的车,把老厂长骗上车,想劫持回家乡。没想到,车开出不久,老厂

长中风瘫倒，租车的人被吓跑了，车钱也没付。他只好把车停在这里。

袁良柱听宋金宝介绍后，立即上了车，他要宋金宝马上把车开到医院，抢救老厂长。

老厂长生病住院，经工业局研究决定，让袁良柱临时主持工作，挑起了星光厂的大梁。经过多年实践，袁良柱深知星光厂兴衰症结，为改变星光厂落后面貌就得去向大表舅沈建华请教。

袁良柱记得，父亲临终时，拉着大表舅的手说：“建华哥，我不行了，良柱年幼，就交给你了。”沈建华含泪点头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好他。”从此以后，袁良柱每遇到大事小事，节骨眼上，总是请教沈建华。

沈建华是江北集团退休的副厂长，毕业于名牌大学理工科。他干企业几十年，兴衰荣辱经历过，酸甜苦辣也尝过，生活阅历深，治厂经验丰富。沈建华听了袁良柱的介绍，就建议他调整星光厂的结构，按市场规律办事，攀上正在高速发展的江北集团，甘当配角。

为给江北集团配套生产零部件，袁良柱破釜沉舟，经工业局批准，变卖多余设备，变卖设备的钱，一部分还欠款，另一部分购置新设备。他心里有底，给江北集团配套，光销售费用，一年就要节省几十万元。他下定决心，为星光厂闯出一条发展之路。

经袁良柱精心策划、努力苦干，结果，星光厂为江北集团配套，一年扭亏为盈，三年跨了三大步，人人都夸袁良柱是雷刚，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县里开大会，授予他“优秀企业家”称号。

袁良柱受命于危难之时、困境之中，始终是以副厂长、副书记的身份主持星光厂工作。星光厂在他手上发展起来了，本应顺

理成章担任厂长,但是,上面突然派来鲁大明当厂长。县里的领导送鲁大明上任时,亲自找袁良柱谈话,肯定他这几年做出的成绩,但离时代要求还有差距,胆子不够大、思想不够解放、步子不够快。所以,上面经过研究,为加快星光厂的发展,决定派鲁大明来当厂长,县领导希望他跟鲁大明好好配合,为平衡袁良柱的心态,上面任命他为书记兼副厂长,鲁大明则是厂长兼副书记。县领导指出,书记是核心,厂长是中心,希望两人一条心。

当天晚上,袁良柱向大表舅谈论此事,大表舅问他,你干事是不是想当厂长,袁良柱说没有这个想法。大表舅说,这就对了。国人有个坏习惯,有了一点成绩,就沾沾自喜,占山为王,画地为牢,作茧自缚,其兴亦勃焉,其亡亦忽焉。人不是商品,要有平常心,遇事顺其自然,不要自寻烦恼。

此后几年,袁良柱听大表舅的忠告,摆正自己的位置,从不争权夺利、计较得失,和鲁大明一道把星光厂搞得有声有色。县城上上下下的人都夸奖袁良柱能创业当主角,还能守业当配角,既有阳刚之气,又有阴柔之美。

当企业改制时,袁良柱听了鲁大明的怂恿,借了一点钱,又用住房做抵押,从银行贷了十万元,总共凑足二十万元,参股集体购买星光厂。没想到购厂出了纰漏,说是涉嫌侵吞国有资产,加上有五十多人集体签名的检举信,把袁良柱送进了看守所,拘留审查。

袁良柱进看守所,已经十天了。检察官审问时告诉他,星光厂五十多人签名,经调查,都是真名实姓。检举信上写道,他与鲁大明一道,侵吞国有资产,他本人收受贿赂,生活作风腐化,一贯道德败坏。检察官审问他时,他都列举事实,一一否定,只是承认

参股购厂有错误,主谋是鲁大明,他是稀里糊涂地上了贼船。对他最致命的指控,是一次收受包工头五万元,有三个证人。他坚持说自己没有收。现在自己糊里糊涂地在看守所里待了十天,今天又不明不白地被放出来。

走出看守所大门,袁良柱像鸟儿出笼,身心特别轻松,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,又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,外面的空气真好,甜丝丝、湿润润的,吸了一口气,神清气爽,精神振奋。

看守所位于县城郊区,一个僻静的山旮旯,青山环抱,绿树掩映,深更半夜,万籁俱寂。近处,有鸟儿轻轻地鸣叫,远处的蛙声此起彼伏。月牙儿斜挂在夜空中,给大地撒下一层淡淡的银灰色。藏在深山里的看守所,高墙矗立,庄严肃静,壁垒森严。

过去,袁良柱习惯早起,站在襄河边,面对宁静的早晨,来几段京剧清唱。现在,面对宁静的夜晚、空旷的原野,嗓子有点痒酥酥的,他想到这是京剧清唱的最好地点、最好时光。但是,他今天的心情太坏,情绪低沉,嗓子虽作痒,却丝毫没兴趣。这时,他脑海里翻转着一段清唱,那是京剧《杜鹃山》里雷刚的著名唱段:“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?”

此刻,袁良柱站在看守所门口,大门头上的灯光照亮门前的空地,灯光的暗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。袁良柱正要挪步,准备沿着山间小道向灯火辉煌的县城方向走去。突然,门口的轿车亮起车灯,喇叭声响了一下,右边的车门打开,里面传来亲切而急促的喊叫声。

“良柱,良柱!”随后,妻子曹玉梅从车里钻出来。

左边的车门也打开了,司机小吴从车里钻出来,朝他喊道:“袁厂长。”

借着看守所大门头上的灯光，袁良柱这才注意到，轿车的牌号是 002，这是县长田力的专用车，司机小吴是他的驾驶员。

袁良柱正在发愣，曹玉梅三步并作两步，上前抢下他拎着的背包，高兴地说：“良柱，快上车，咱们回家去。”

袁良柱感到诧异：“怎么田县长的车会开到这里，莫非是巧遇，顺便带我回家？”

小吴走上前，笑吟吟地对他说：“袁厂长，田县长正在开会，特地招呼我，今晚来接你回家。”

袁良柱感到奇怪，自己犯了错，进了看守所，田县长怎么知道我今晚要出来，还特地派车来接我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一股暖流涌进心房，化解了心中一点点郁闷。

曹玉梅拉着袁良柱的手走向轿车，边走边说：“快上车回家，你还留恋看守所啊！”

轿车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，颠颠簸簸，缓缓而行。小吴说：“袁厂长，田县长向你问好，叫你手机不要关，明天一早，他要同你通话。”

曹玉梅接过话头，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感谢田县长的关心！我家良柱进了看守所，他的手机丢在家里，我一直没关过。许多人打电话，向我询问良柱的情况，劝我不要难过，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要相信政府政策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。他们都说良柱是个忠诚老实的人，是雷刚，相信他不会出大纰漏。这些安慰我的人，每个电话我都记了下来，就等良柱回家，好好谢谢人家。”

袁良柱说：“患难见真情，是要谢谢人家的关心。”

曹玉梅话锋一转，愤愤地说：“还有一些人幸灾乐祸看笑话，

可能是你平时得罪人家,打电话不咸不淡数落你。小吴,你也清楚,我家良柱跟着田县长鞍前马后、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,把一个死蛇挂树、不上不下的厂子给救过来,没有功劳有苦劳,没有苦劳有耐劳,没有耐劳有疲劳。如今落得这种下场,进了看守所,丢人现眼,五十岁的人了,狮子不出——出洋相(象)。”

小吴笑着安慰她说:“袁厂长的为人,大家都知道,和田县长一样,是个干实事的人。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。现在这年头,有人干,有人看,还有人在捣蛋。前年,田县长还是副县长时,到江苏一个市去挂职三个月,电视上、报纸上,三个月没露面,社会上谣言四起,议论纷纷。有人说他被双规了,还有人说他被公安逮起来了,流言蜚语把他说得一塌糊涂。他挂职三个月,又回来了,还被推选为县长。那些说瞎话的人,脸不变色心不跳,继续编造舆论,一封封上访信,继续向上告。”

曹玉梅听了小吴的话,问他:“田县长都知道这些事吗?”

小吴说:“当然知道。”

曹玉梅说:“他没生气?”

小吴说:“田县长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他还说干事有人监督是好事,使我们更加小心谨慎,夹着尾巴做人。那些落马下台的贪官,都是头脑发昏,无收无管,小秃打伞——无法(发)无天了,不知天高地厚,才走上犯罪道路的。”

袁良柱说:“田县长也经常提醒我们,人贵有自知之明,头脑一定要清醒。”

轿车在山间小道上颠簸了一阵,终于拐上了县城公路,眼前突然灯火辉煌,一片光明。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烁烁,欢乐的音乐声一阵接一阵,此起彼伏,声声入耳。从寂静的看守所里出来,

来到这五彩缤纷的世界,袁良柱心情豁然开朗,轻松了许多。

轿车经过凤凰小区时却没停下,袁良柱问曹玉梅说:“到家了,怎么还往前开?”

曹玉梅说:“你不在家时,我就到袁家湾住了。妈妈一人在家,我去照应她、服侍她。”

袁良柱自小出生在袁家湾,在那里有三间祖居小屋。前几年,厂里效益好,在凤凰小区订购一批商品房,按房改标准分给职工,袁良柱也分了一套。住房简单装潢一下,搬家时,要母亲一道来住。母亲舍不得袁家湾老宅,舍不得那些亲朋好友,坚持要在老宅住下去。恰巧,妹妹袁良霞结婚没房子,袁良柱就让妹妹、妹婿和母亲住在一起。去年妹婿下岗,在开发区一家企业当门岗,两间门房,外间为门岗室,里间让妹婿住宿,水、电、气,一应俱全,外甥上大学了,妹妹干脆在开发区门岗室住下来,省钱省事。平时,姑嫂俩轮流到袁家湾,照顾母亲生活起居。前一阵,袁良柱进了看守所,曹玉梅一人在家,干脆就到袁家湾住下来。

现在,袁良柱坐在轿车里,听说要回袁家湾老宅,心里也高兴,他也要去看看老母亲。自己进了看守所,老人家心里一定很难过。

轿车顺着宽敞的大道,驶过了大石桥,贴着襄河边,经过玉石栏杆半边街,一直往前开,在一条小巷口停下来。

小吴从车上拿下背包,递给袁良柱说:“袁厂长,到巷口了,里面车子开不进去了,你自己走吧。”

袁良柱、曹玉梅一道下车,再三表示谢谢田县长的关照、谢谢小吴的帮助。

小吴上车时,还嘱咐袁良柱说:“袁厂长,你别忘了,手机别

关机,明天一早,田县长要同你通话。”

小吴说完,便开车走了。

袁良柱拎着背包朝巷里走去。

这条小巷叫仙鹤巷,路面是罕见的青石板,青石板的中间深深地嵌上一条半圆形的小沟,那是几百年独轮车留下的车辙印。小巷的两边是高高的马头墙,青砖灰瓦,一层叠一层。沿着小巷路朝前走,一直走到襄河的三岔河口,河面上有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小桥,叫拖板桥。据说,县里接受乡贤的建议,经专家考察论证,这仙鹤巷、拖板桥,一直到袁家湾老街,是少见的明清时代的建筑,县里做了规划,要重点保护,作为旅游资源,整治开发。

仙鹤巷,袁良柱走了千万遍,唯有今天回家,走进小巷最亲切。他走到河边朝右看,看到自家老宅的灯亮着,一股热流涌上心头,加快步伐走回家,他要看看阔别多日、为儿担心的老母亲。

袁良柱走到家门口,见大门敞开,灯光闪亮,母亲坐在堂屋中间,大表舅沈建华和二表舅牛家炳分别坐在两旁陪母亲说话。袁良柱进屋,挨个请教了一番,就忙着给老人们添茶续水。

母亲见儿子回家了,又是高兴又是伤心,眼眶里老泪滚滚,颤颤巍巍地说:“良柱,你大表舅、二表舅听说你晚上要回家,特地坐在这里等你,陪我闲聊散心,前朝后汉,扯了一个多时辰了。”

袁良柱拎着暖水瓶,边倒水边说:“谢谢大表舅,谢谢二表舅。”

沈建华望着袁良柱,深情地安慰他说:“良柱啊,让你受委屈了,事情都过去了,不要搁在心里,吃一堑,长一智,人生多磨难,这是坏事,也是好事,能长见识,让自己聪明起来。”

袁良柱好奇地问：“大表舅，你怎么知道我今晚要回家？”

沈建华乐呵呵地说：“是田力打电话告诉我的，他让我来看看你。”

牛家炳说：“你大表舅接到田力电话，就找我一道，来这里等你了。”

曹玉梅站在一旁很感动，说：“大表舅、二表舅，你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扭头问母亲，“妈，两位表舅高寿多少？”

母亲笑吟吟地说：“和你爸一样，三人同龄，今年八十八了，比我大三岁。”

曹玉梅说：“真是难为你们了，深更半夜的，这么大年纪，还在这里等良柱，太难为你们二老了。”

沈建华说：“没关系，人老了，瞌睡不多，在家里也是看电视，早了睡不着觉。”

牛家炳劲抖抖地说：“越到晚上，我劲头越大。”

沈建华笑道：“你是个夜猫子。”

牛家炳说：“我十六岁就到油坊学徒，推着榨杆榨油，到了忙的季节，榨油榨到天亮，每次都是气沉丹田，使足劲，大吼一声，嗨！将榨杆撞向榨桶的楔块，瞌睡全跑光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拍了拍站在旁边的袁良柱说：“良柱啊！我十六岁就到油坊学徒，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罪也都受过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今天遇到一点小挫折，不算什么，心要放宽一点。”

沈建华笑话他说：“你不要安慰他，你自己要注意。”

牛家炳朝他瞪眼说：“我注意什么？”

沈建华指着他说：“平时少发点牢骚，牢骚太盛防肠断。”

牛家炳反驳他说：“你别神气十足，想当年，不是我劝你回来开机米坊，你还像浮萍一样，在外面飘荡呢，说不定葬在哪个乱山冈哦！现在骨头都能打鼓了，能像今天这样神气十足？”

沈建华说：“牛吃草，鸡吃谷，各人自有各人福。”

看到他俩在斗嘴，坐在堂屋中间的母亲说：“你们两个表兄弟，都是八十八岁的老老头了，还像小孩一样，歇半天不见就找，见了面在一起就吵。”

沈建华、牛家炳都咧嘴笑了起来。

看到两位表舅斗嘴，袁良柱也暗暗发笑。他知道这两位老人一生坎坷，历尽艰辛，尽管晚景都很好，赶上了好时光，过上了好日子。但存在决定意识，两人的处境落差太大，言谈中，针尖对麦芒，叮叮当当、乒乒乓乓，总是矛盾重重、口角纷纷。

沈建华是解放前老牌大学生，学机械的，过去打过工、开过车、办过私人机米坊。解放后，在他机米坊的基础上，县政府将机米坊发展成米厂，米厂换了台大柴油机，顺便给县城供电，成了米电厂，后来发展成铁工厂、机械厂、农业机械厂。几十年间，沈建华始终是技术副厂长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当时田力任厂长，他瞅准了农业大包干带来的大发展，农民有钱了，对小型农业机械的需求，田力果断决策，工厂紧跟祖国快速前进的步伐，爆炸式发展。经过短短几年的奋斗，一个县办工厂迅速崛起，成为闻名全国的江北集团。在企业高速发展中，沈建华已过退休年龄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在田力的挽留下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结合自己多年的工厂实践，为工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。江北集团如日中天，蒸蒸日上，企业有重大决策，总要请退休多年的沈建华回厂出谋划策，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。他的儿子沈杰

从工学院毕业后,到江北集团上班,现在也成了江北集团的副总经理,负责集团的生产。每次假日回家,沈杰都向父亲汇报集团的发展情况。

牛家炳与沈建华截然相反。他十六岁时,就被父亲送到油坊当学徒。过去经商务工的人为培养下一代成才,都是把孩子送到别处学徒,劳其筋骨,苦其心志。牛家炳自家有油坊,父亲为了历练他,把他送到西门凤凰街一家油坊当学徒。牛家炳学了三年的徒,用榨杆撞了三年木榨。

木榨是油坊榨油的土设备,将四根脸盆粗的杂树棍靠一起,用铁箍捆牢,把中间挖成水桶粗的空隙,下面不能挖空,上面也不挖空,留着一尺厚的顶部,顶部下留着豁口,用来放压板楔块。榨油时,把蒸熟的花生、菜子、大豆用稻草裹成一团,一层层放进木榨的空隙里。等填满木榨空隙,盖上压板,压板上放上楔块,楔块上面是坚硬的顶部,下面是压板,楔块被榨杆撞到位,抽出来,再加一块压板,一层层往下压。榨油人使用的榨杆是碗口粗的硬树干,两头包着铁块,中间用绳子吊起来,像庙里的和尚撞钟的木槌一样。榨油人左手托着榨杆中间,右手托着榨杆后部,两腿前弓后箭,深深吸一口气,气沉丹田,大吼一声,“嗨——”榨杆咚的一声撞向楔块,楔块挤在顶部和压板之间,压板压下去,一滴滴油珠被挤压出来,顺着木榨的间隙,淌进底下的铁盆里,铁盆有斜坡,油顺着斜坡淌进油槽。榨油人推榨杆时,要运足气,用力一撞,楔块才挤出油来;用劲小了,楔块没挤进去,会反弹掉下来,砸在榨油人的脚上。榨油人整天跟木榨打交道,有时天热,赤膊上阵,溅得浑身油乎乎的。所以,榨油人往往被人称为油鬼。油鬼们经长期锻炼,都是宽肩阔背,浑身闪闪发亮,净是油晃晃的

疙瘩肉，身体都很好。

牛家炳学了三年的徒，当了三年的油鬼，父亲把他叫回家，经营袁家湾自家的油坊。西门的凤凰街、东门的袁家湾，都是商业街。牛家炳吃了三年的苦，长了见识，在父亲的调教下，自家的油坊，前店后坊，现烧现卖，生意很红火。牛家炳当了多年油坊小老板，解放后公私合营，政府在油坊的基础上，组建了油厂，购置设备，采用机器榨油，告别了木榨的时代。牛家炳在油厂干到退休，始终是技术副厂长，虽然在“文革”中被揪斗，落难几年，但“文革”后又恢复原职。现在，企业改制了，油厂被私人购买，牛家炳心疼万分，牢骚满腹，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多年的企业，居然被卖掉了。看到蒸蒸日上的江北集团，得意扬扬的大表兄，而他的企业销声匿迹了，他能不垂头丧气吗？在沈建华面前，他能不低人家一截吗？

牛家炳还有一桩伤心事，儿子牛冲冲原先在袁良柱的星光厂上班，星光厂改制后，夫妻双双把岗下。和沈建华相比，他俩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落差太大，因而言谈间常有口角。

正在这时，牛冲冲跨进屋，高声叫道：“爸，深更半夜了，您怎么还坐在这里？快回家休息。”

牛冲冲进屋，喊了一声沈建华，又请教了大表姨，一转眼见到袁良柱，诧异地说：“表哥也在家，好多天没见你了，听说你……”

牛家炳知道牛冲冲的脾气，怕他多嘴多舌，伤了袁良柱，就挡住他的话头，说：“深更半夜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

牛冲冲说：“我打麻将刚回家，路过这里，看到你们在谈心，顺便走进来，接您回家。”

牛家炳绷着脸，训斥他说：“你晚上打麻将，白天睡大觉，不